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 24

胡也频◎著
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

远方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
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

胡也频/著

24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/胡也频著.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7.4
(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)
ISBN 978-7-80723-149-3

Ⅰ.光… Ⅱ.胡… Ⅲ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Ⅳ.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9596 号
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

著　　者 胡也频
出　　版 远方出版社
社　　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　　编 010010
经　　销 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
版　　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　　本 850×1168　1/32
印　　张 225
字　　数 2800 千
印　　数 3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3-149-3
总 定 价 566.00 元(共 26 册)

远方出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前　言

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，上承古代、近代文学，下启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，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。其突出的特点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及文学形式，表达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、感情、心理、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。

轻轻地推开中国现代文学之门，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。她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，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出自由潇洒、铿锵有力的旋律。在这里——我们可以和朱自清品赏荷塘月色的美景；可以向鲁迅探讨投枪匕首的锋芒；可以同闻一多吟颂凝重诗歌的豪迈；可以与徐志摩体会康桥话别的感想。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“左联”阵线为主的广大作家、评论家关注民族存亡、揭露黑暗社会的责任感、进取心。

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民族精神、民族气节、民族特色的作家和作品。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，有许多已编入大、中、小学的教科书，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的典范，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然而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，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破天惊，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，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。为此，我们经过精心选择，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中的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每人汇成一集，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实绩；合则可以总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。

期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重新发现进而体会那一段沉重的血与火的历史，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、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！

编　者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胡也频简介

胡也频(1903—1931 年),现代著名作家,原名胡崇轩。1903 年 5 月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戏剧世家。五岁时入私塾上学,十一岁时进外国教会开办的崇德小学。他爱好文艺,喜爱演戏。因父亲经营的戏馆破产,他被迫停学,1918 年进一家金铺做学徒。

1919 年,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,他阅读上海报纸,引起了他对外部广大世界的关注和向往。1920 年春,因不堪忍受铺主的欺凌,愤然逃往上海,进浦东中学就学。一年多以后,他父亲将他送到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学习机械制造。因学校停办,去北京度过了三四年穷困的流浪生活。

1924 年,胡也频开始创作小说,在《京报》副刊《民众文艺周刊》发表的《雷锋塔倒掉的原因》一文,曾引起鲁迅的关注。

1925 年，他与丁玲相爱。1928 年春，他们迁居上海，主编《中央日报》副刊《红与黑》。1929 年 1 月至 8 月，又创办了《人间》半月刊。当时受到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列宁主义的书籍，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创作上也出现了新的活力。他在 1929 年写作的中篇小说《到莫斯科去》，标志着他的创作正在向革命文学转变。

1930 年春，胡也频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，热情支持学生成立文学研究会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，受到学生们的拥护，但却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。5 月，被迫返回上海。在此期间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光明在我们的前面》。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丰满形象，揭示了革命青年的光明前途。作品发表后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和不少进步青年的好评。同年 8 月，胡也频加入“左联”，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工农通讯委员会主席。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他被推选为将于 1931 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之一。

1931 年 1 月 17 日，胡也频在东方旅社准备参加党的重要会议时，因叛徒的告密，与柔石、殷夫等一同被捕。2 月 7 日深夜，他与柔石等二十四位战友一起被国民党秘密枪杀。

目录

胡也频简介 / 1
他和他的家 / 1
械斗 / 14
中秋节 / 24
父亲 / 33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/ 41
珍珠耳坠子 / 207
家长 / 215
登高 / 223
猫 / 236
活珠子 / 254
小小的旅途 / 267
傻子 / 276
父亲和他的故事 / 290
黎蒂 / 301

他和他的家

一

在八年前，为了要解除一种谬误的婚姻之故，他的父亲和他，并且牵连到家里人，变成彼此不知消息的关系。但现在，为了要看看他自己曾经生活过十六年的地方，为了这么一个欲望，他又回到他的故乡，他的家里去了。

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是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夜里。夜的黑，使他几乎认不清他童年所熟悉的街道。到处是静悄悄的，幽然的，流散着狂乱的狗叫的声音。在一座高墙的大屋子之

前，他端详着，怀着许多感想的打着门。

替他开门的是陈老大，这个老仆人已经不认得他了，听了他说出他是“阿云”，还惊讶地向他的脸上望了许久，又问道：“少爷，真的是你么？”

“没有错，”他哭着说：“真的是我啊！”

老仆人欢喜得说不出一句话，只接着他一直往里面走去。

在很长的阴冷的市道上，煤油灯的微弱的光在摇晃着，显见这屋子比先前已旧了许多，到处都结着蜘蛛网。

他一面走着一面问：“老爷和太太都在么？”

“都在。”陈老大咳嗽着回答：“可是都老了。但是你呢，少爷，你这么些年都在那里？你长得真像一个大人物了。只是……唉！谁都挂念着你呢！”

在他的心里，他已经像星光似的闪起了许多往事。尤其是和家里决绝的那悲惨的一幕，更分明地浮上了他的意识。但他不愿在这时又重演那些难堪的记忆，所以他把老仆人的话听了便丢开，只问他一些不关紧要的事体。

陈老大一一的回答，到末了又叹息着说：“自从你走后，少爷，什么都慢慢的变了，变得真凶！且不说老爷的事不顺利，铺子又关了两家。单是你不和家里通信……”

但是他打断陈老大的话，因为他不愿再提起他和家里的决裂，又觉得对于这事情的解释是无须的。他只说：“不谈这件事了。陈老大，你今年还康健呢。”

“好说。”陈老大咽下口水，“如果我不是挂牵着你，少爷，我至少还可以多活两年，挂牵真容易使人老呢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我以为谁都忘记了我了。

“得，少爷，别这么说呢，大家都在思念你……”

他轻轻地笑了。

老仆人又接着说：“说真的，少爷，我原先就看准你是一个有心的人。你还记得陈老大，我就没看错。只是，唉，不知怎么的，你单单和老爷弄得非常之坏……”

这时已走到两道的尽头。那两旁的房子便一间间的竖在眼前。一道混沌沌的黄色的灯光，从左边正房的窗棂上射出来，他记得那就是他母亲的卧室。

陈老大的话已停止了，只把手上的煤油灯照着他走上石阶。

他推开那两扇合着的房门，轻轻地走了进去。母亲已经睡去了，忽然张开眼看见到他，突然从床上跃起来，非常吃惊地向他望着。

在不定的薄弱的灯影中，他一眼便看见他母亲的样子已不像从前，是变得很瘦很老，而且显得很多病的模样。

他叫了她一声，便走近去。

他母亲已认出他来了。她从他的沉郁的脸和稳健的身躯之间，认出他八年前的，天真和有作为的影子。她立刻像发疯似的跳下床来，一下抓着他，却不说一句话，只是眼睛里一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层地泛着水光。

他本能地动着感情说: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

他母亲点着头,一下便落了几滴眼泪。

他接着问:“爸爸呢?”

“下乡去了,”她咽着声音说:“大约明天就要回来的。”

于是她把他拉到床上去坐。

他看一下这房里,觉得一切都不同了,没有变样的只是一只床,和一对衣柜,然而也旧了许多。

他母亲便一面揩着眼泪一面问他,问了他出走之后的景况,问了他这些年来的生活,问了他的一番。接着她便告诉他,这几年的家境是一天天的往下落了。她又告诉他,自他走了之后,她自己是怎样地伤心,怎样地想他,而且怎样和他父亲很猛烈地闹了几场,最后她对他说,从前他要解除婚约的那个陈小姐,现在已嫁给一个留美学生,并且在去年生了一个儿子,又白又胖。

“自然,”他平淡地说:“女人的结果都是这样的。”

可是他母亲却问他:“你呢,你在外面这么久,你有了妻室了么?”

“没有。”他斩截地回答。

他母亲很诧异地望了他一下,似乎要向他说什么的动着嘴唇,却又想起什么似的把话压住了。于是她返身去,把床里的棉被一翻,现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的身体。

她唤他道:“蓉起来,你哥哥回来了。”

小孩子很迷糊地爬了起来,擦着瞌睡未醒的半开半闭的眼睛,一面向他果望着。

“叫声哥哥!”他母亲说。

这个长得很匀整的,亭亭地站在他面前的弟弟,如果不是她母亲先说,在一眼之下,他一定认不出来,在他的记忆中,他只保留着八年前的,整天流着口水,刚满三岁,喜欢要他抱的小弟弟的样子。

“还认得我么?”他友爱地问。

弟弟点着头,现着天真的憨笑。

他把弟弟的手握着,拉拢来,亲密地接了一个吻,在他的幻觉中,仿佛他是吻了他自己的童年。

接着他母亲又和他说了许多话。随后,他因了辛苦的旅途的疲劳,便现着十分的倦意,连打了几个呵欠。

他母亲才停住话,要他去休息。

当他走进他从前所住的那间厢房,突然一个恍惚的,他自己的年轻的影子,在他的眼前,闪着而且消失了。

二

第二天下午,在秋天的淡泊的阳光里,他走到幼时的一个

游戏的所在——那横躺在屋后的，种满着四季的果树和花卉的花园。在这花园里，几乎一层层的散满着他的童年的欢乐。从前，他曾经有一次，偷偷地爬到桃树上去摘桃子，一直从顶上滚了下来，跌破了头皮，却不知道痛，只把那一点点从头发间滴下来的鲜红的血，承在指头上，去染那么熟的桃子的尖。现在呢，那株桃树，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灰色了，而且在枝干上，还高高的吊着一只半烂的死猫。而其余的树木，也同样的现着衰老和萧杀的气象。满地上都是枯的，黄的，零乱的落叶，以及丛丛野草。几只乌鸦像凭吊古人似的在假山上踱着。整个的园子等于一种废败的荒凉了。

在充满着硫磺质的潮湿的空气里，他一步一步的走着，发现许多可怕的毛虫和许多壳类以及脊椎类的小小的动物。

“呵，短短的八年啊……”他不自禁地感触的想。

这时他的身后，响起急促的步声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仆人。他站着，问：“你看管这个花园么？”

“不是的。少爷！”仆人走近了回答：“我只侍候老爷。”

他一看，的确，这个仆人穿得很干净，不像园丁。

“谁管这个花园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没有人管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仆人追忆地转一转眼睛，便指着一只树根说：“自从，太太房里的春香吊死在那柳树上，这园里出了鬼，老爷就不许人

进来。”

他听着，觉得这屋子里一定曾发生过丑恶的故事了，但他不愿意去知道它，只怜悯地又环视一下这园子。

仆人又接着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少爷你不在家，怪不得你不知道家里的事……”

“我也不想知道。”他有点难过的冷淡地说。

仆人便含糊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他返身往前走去，但仆人却把他叫住了：“少爷！老爷叫我来请你去……”

他的心便动了一下，跟着这个仆人走出了园子。

于是在书房里，他和他父亲相见了。这时的映在他眼前的父亲是变了许多了。在他父亲的脸上，眼睛变得很小，胡子白了好些，两颊凹进去，突出两个高高的有磷角的颧骨。身体也瘦弱了。现着趋向于暮年的一种龙钟的老态。的确，他父亲不像八年前对他的权威和严厉的样子……但他也没有看见他父亲的激动的表情。

他本想叫一声他幼时所叫惯的“爸爸”，但这句话却变得非常的生疏，硬硬的，不容易说出口来。

他父亲用诧异的眼色对他看着，随后便向他点了一下头，要他坐在一张被人磨光的太师椅上。

他微微地望了一下这书房里，觉得所有的陈设都没有变。差不多一切都是照旧的。那一幅篆字的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也

仍然挂在墙壁的当中。书案上也仍然排着文房四宝，笔筒上插满着许多年不用的乾毛笔……他忽然听见父亲向他说："听说你昨天才回来……"

"是的，在昨天夜里。"他回答了，便看见他父亲的眼光重新落到他身上，是一种带着疑虑的精细的眼光，好像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去。

他很知道他父亲这样看他的缘故，但他又把这种不好的猜想丢开了，只默着，等他父亲的问话。

果然，他父亲瞧着他破旧的西装上说："你离开家差不多九年了，这么久的时间，你都在哪里呢？"

"到了不少的地方。"他淡淡地回答。

"到了那几处呢？"

"河南，湖北，湖南，广东……差不我都走过。"

"到这些地方做什么呢？"

他不愿说出他是努力于他所信仰的，那属于将来世界的伟大事业。他只说："不做什么。"

他父亲很奇怪的脱了他一眼。又问："那么怎样生活呢？"

"你以为人离开家庭就不能生活么？"

"不过，"他父亲执着地说："总不能不做一点事。"

眼光又自然地望到他的西装上，而且好久好久都看那一块杯大的补疤。

他的心里便完全明白了。他父亲的盘问和眼光，使他看

出了一种很不庄严的思想和一颗很不纯洁的心，很觉得难过。

“或者，竟疑心我是做过土匪了！”他不得已的暗暗地想。

于是一阵沉默落下来。

但过了一会儿，他父亲又想起什么似的，突然问：“你交通大学毕业了么？”

他不禁地望他父亲笑了。他不曾料到他父亲在他身上还没有打破这个梦，想他做铁路上的站长，一直做到交通部长之后，洋钱可以用火车装到家里来。

“完全没有。”他特别爽利的说。

他父亲差不多对他发怔了。接着又诧异的带着不少迷信地说：“为什么不念到毕业呢？交通大学是很不容易考进去的。进去的全靠势力。可是一毕业就有薪水拿。没有学校能比这个更好的……”

他简直不耐烦听这些话。他以为在他父亲看见他之后，彼此之间应该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交流，但现在他父亲所说的完全使他失望了。

他无聊地把他自己的手互相握着。

他父亲似乎也在想着什么。

这书房里又沉默着了。

最后，一种很严重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原来是父亲从沉思里忽然问他：“你这次回来做什么呢？”

他受吓似的惊诧了，又仿佛受了一个猛烈地打击似的，但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